

沪漂10年,他在黄浦江畔有了归属感

这位马来西亚歌手放弃稳定收入来到上海,不打算再离开了



对他来说,在西岸梦中心的演出总是有点不同。

也许是一种特殊的氛围。那些灯光璀璨的精致商店,永远人头攒动的餐厅,猫猫狗狗被放在婴儿车里闲适地让主人推来推去、带着种无动于衷的神情习以为常地接受路人的观摩和抚摸,他总是能在此处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别处的生活气息。

演出中,他看见观众们或坐或立,都打开了手机的电筒,星星点点的光芒在暗中晃动。尤其让人动容的一刻是当他——一个马来西亚华人,用粤语演绎《海阔天空》的时候,底下齐刷刷一群跟唱的上海人里还夹杂着一两张老外面孔。这种打破了国籍和语言障碍的时刻,总是让他觉得“特别上海”。

42岁的庄 Paul 前半段职业生涯一直在漂泊中度过,2015 年 1 月,命运就像他曾经工作过的那艘巨轮,在一片茫茫汪洋中找到冥冥中注定的方向,将他载到了上海。

这在当时是他人生中的最优选,但让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,十年过去了,他竟然还在这里。这一点都不符合庄 Paul 的性格,但是他说,自己不打算再离开了。

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 就永远不愁没有邀约

演出开始前半小时,人们已经很有经验地在台阶上陆续找好位子坐下,占据了看秀的最佳地形。庄 Paul 从二楼“Mint·放”餐厅的露台往下瞄了一眼,“哇,已经有这么多人啦!”他仰头喝完杯中剩下的咖啡下了楼,步伐匆匆中带着一些轻快——一个人期待做一件事时的心情是藏不住的。

这是他在西岸梦中心的第三场演出。第一场因为下雨,人不多。但他后来把演出视频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,到第二场就有很多人专门赶来了。三伏天里人山人海,一片手机电筒光的海洋,制造出大型演唱会现场的氛围。网友“智智子”特意从重庆赶来,赶上了庄 Paul 演出的第三场。她后来发朋友圈说:“月圆之夜,听到了《红日》。”

对于曾经在静安公园门口做过四年多街头艺人的庄 Paul 而言,如今在西岸梦中心的演出方便多了。“当时演出要自己带设备器材,但这里都给你准备好。”他说,“西岸滨江现在就是上海的一个大网红,永远人来人往,不会缺少流量,不管是人流量还是网上的流量。”话里带着一丝自谦,把自己的受欢迎更多归功于环境的成就。

8 点半,演出准时开始。从《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》到《喜欢你》,他在一首首中英文和粤语歌之间自如切换。庄 Paul 说,自己这一行竞争激烈,因此可以用多种语言演唱一直是他生存的优势之一。

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、多文化和多语言共生的国家,得益于这种多方杂处的影响,他掌握了多国语言和国内多种方言。国语歌和



英语歌对他而言自然不在话下,粤语歌和闽南语歌也是“湿湿碎”(注:粤语“小意思”)。因为职业需要,他后来又学会了唱泰语歌和日语歌。

“做我们这一行的,需要不断去突出自己的特长,我的一个强项就是语言方面的天赋。”他说,“当初我先学了日语和泰语,后来因为活动公司的要求,又学会了唱西班牙语歌。就是要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,那你就有那个地位,就永远不愁没有邀约。”

放弃机械工程师的稳定收入 皇家加勒比游轮带他来上海

庄 Paul 是标准的理工男出身,但因为崇拜 Beyond,于是在 15 岁那年开始学吉他和声乐——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大学毕业后,他前往新加坡发展,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。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五年,收入稳定增长。到他辞职时,月薪已达 3000 新币,相当于超过 1.5 万人民币,而这还是十几年前的数字。

他后来偶尔也想过,如果自己如果没有辞职会怎么样?“那现在生活肯定更安稳,但也不会特别开心,因为心里知道干的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。”

大学时代,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了一个叫“豆芽”的乐队,当时只觉得豆芽和音符很像,却完全没想到自己的音乐生涯可以像豆芽的生命力一般旺盛。他们在大学里的各个学院演出,虽未造成风靡之势,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。

从工程师的岗位上离职几个月后,恰逢

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进行弹唱歌手的公开招募。对于在海上航行生活的浪漫想象促使他前去面试,被顺利录取。在游轮上工作了 6 个月,游客里 70% 是中国人。在他们表演的时候,他渐渐了解到中国听众的口味。

他们向他推荐了一些国内很受欢迎的音乐人,比如许巍和朴树。他在游轮上学会了他们的代表作,后来当他真的来到国内发展时发现,唱这些人的歌真的可以行得通。也是在游轮上,中国游客们和他谈起了上海。在他们的口中,上海就像巴黎一样,是一座没有止境的城市。

他们向他描述上海那一条条似乎永远不会落幕的酒吧街,Livehouse 的市场有多么火爆,那些菲律宾乐队简直不要太吃香。“何况你还会唱中文歌,一定可以的。”他们鼓励他。

他想,自己总要从这艘游轮上岸的。当下船的时候,哪片土地可以让自己脚踏实地但又精彩热烈地过后面的人生呢?就选上海吧!

后来,当机缘终于成熟,他在 2015 年 1 月来到了上海。孤身一人,也没有事先敲定好工作。但对于未来,庄 Paul 只有憧憬没有忐忑。他在大众点评上一家一家搜索 Livehouse,挑选符合自己预期的去试运气。他的运气不错,被第一家拒绝后,很快就被第二家录取了。

庄 Paul 此后在上海的发展,和互联网上的大 V 罗小罗有些相似。他也是在上海摇滚老炮、“铁玉兰”吉他手周紫峰的力荐下去了 288 Livehouse。主理人是唱《沐脚水没烧》出名的王昊,江湖人称“王厂长”。

他回忆,“其实那时候 288 选歌手还蛮

严格的,他们办了很多场比赛,歌手只有在比赛里得到高分胜出了,才有机会在他们的酒吧演出。”但是,因为有周紫峰“担肩胛”,“王厂长”就对庄 Paul 点了头。当然,以周紫峰对于音乐的挑剔,可以入他眼的人本来也没有几个。

和罗小罗一样,庄 Paul 后来也考出了执照,成为静安公园门口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之一。

“街演要完全靠实力,如果大家觉得我唱得好,他们自然就会留下来;如果觉得我唱得不够吸引他们的话,拍拍屁股就直接走掉了。”他说,“跟酒吧不一样,在酒吧里我无论唱得好坏与否,台下的客人还是继续喝酒、玩骰子。就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你,有时候连掌声都不给你,我就是他们的背景音乐。”

在静安公园门口唱了四年多,觉得够了,“我这个人就希望不断地去尝试做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上海还会开更多的酒吧 我们的工作机会也多了

刚来上海,他是完全的单打独斗。后来,为了给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,在 2017 年左右重组了豆芽乐队。相比大学时代,如今这支是 2.0 版本。

从那时候起,除了在酒吧驻唱,外界的活动邀约也多了起来。“每年可以接十几场商演,比如婚礼或者商场活动。”当时,社交平台远没有如今这么发达,因此乐队还是在传统领域里表演。近些年来,通过短视频的传播,他们被更多人所知道。甚至获得了去海外表演的机会,他说,他们迄今已去过了韩国、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演出。

时代一直在往前,各行各业的变化有时候快得让人回不过神。和 Paul 初来乍到那阵相比,Livehouse 领域也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有一些让人扼腕的凋零,但也有 Kezee 这样的横空出世。

从某种程度而言,上海仍然是一片如同传说中一般的机遇之地,只是对人才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了,不再像原先那么容易混了。Paul 在这十年里看着很多同行离开,去别处讨生活,但也有不少人像他一样留下来,而且活得更好。

“我可以很自豪地说,如果一个人有他的强项,有他独特的地方,就不用太担心生存的问题。”随着他在网络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,找上门的机会也远比十年前更多。

“因为很多人现在有更多渠道注意到我了,他们就可以通过视频直观地看到我的强项在哪里。除了可以用多种语言唱歌,我也比较擅长和观众互动,制造气氛。那么,如果有和我的特长搭的场合,他们就会想到请我们去演出。”

他现在每周平均只休息一天,刚过去的国庆节里,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商演和 Livehouse 现场穿梭。“其实我平时也每天都在赶场,每个晚上平均要赶两个地方。虽然很忙,但是忙得还挺有意义的,感觉自己被需要,因此有了很大的满足感。”

这种被需要而产生的满足感,又因为他身为外国人这点而被加倍地放大了。

“作为一个异乡人,会特别在意自己是否被所在地接受。我来了上海十年,得到了认可,被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所接纳,我特别感恩。”

庄 Paul 说,他计划未来一直留在上海发展。“听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,上海还会开出更多的酒吧和 Livehouse,这意味着作为艺人的我们就有更多工作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了。”